

这滩鲜血是不会干的

哈米西 著



文学小丛书

这滩鲜血是不会干的

〔埃及〕哈米西著

水景宪 秦水译

112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1250 字数37,000 开本787×1092 1/50 印张1 21/25 插页2

1969年4月北京第1版 196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9001—10000册

定价(2) 0.18元

前 言

阿勃都拉曼·阿里·哈米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現的埃及进步作家。他于1920年出生在一个貧苦农民的家庭，少年时代出外独立謀生，飽受了貧穷和飢餓的痛苦。他曾經写道：“我反对这种（所謂“高雅的”）文学，因为我的父亲是一个純朴的农民，我在开罗街道上度过許多夜晚，而且有許多天挨餓，沒有一点粮食沾口。”哈米西是一位来自劳动人民的作家，他关心劳动人民的利益，他的作品也是献給劳动人民的。除了从事文学創作外，他还是一位积极的和平运动战士，他現任埃及全国和平委员会的理事。

哈米西的作品，主要是短篇小說。短篇小說这个形式，在文化悠久的埃及是比較新的形式。傳統的埃及文学形式，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是詩歌。19世紀末年，随着民族复兴运动的展开，在文

学上也掀起了革新运动，首先在詩歌的形式方面突破了古典詩的格律，并且把爭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作为詩歌的重要主题。接着，在文学中开始出现了政論、历史小說、长篇小說、短篇小說等各种新的形式。在本世紀二十年代开始写作的馬赫穆德·台木耳是最杰出的短篇小說作者，他的二十余本短篇小說集有力地抨击了統治阶层的愚昧无知，接触到了普通人民中关于家庭生活、妇女地位、教育机会均等、婚姻自主等迫切的問題，树立了埃及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写作的一些青年作家，阿勃都拉曼·阿什—沙卡維、阿勃都拉曼·阿里·哈米西、尤素福·伊德里斯等人，繼承并且发揚了台木耳的现实主义传统。战后埃及人民蓬勃高涨的民族自觉和日益激烈的解放斗争都在他們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这里选譯了哈米西的五篇直接反映埃及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作品。“这滩鮮血是不会干的”和“死亡爐”，憤怒地控訴了反动的法魯克王朝和英国殖民主义軍队对人民的残酷镇压。“染滿血迹

的衬衫”和“南方的战士”歌頌了积极参加斗争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札米利亚·札馬利亚特”中，作者借大战中一个小女孩被德国飞机炸死的悲惨故事，指出埃及人民不能繼續容忍殖民主义的奴役，这篇作品是紧密配合当时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参加西方国家軍事同盟的斗争的。

埃及工人、农民和进步知识分子的英勇奋斗的结果，终于赶走了英国帝国主义的军队，推翻了法魯克的反动統治，宣布成立了共和国，加入了爭取和平的各国的行列。这些作品中反映的时代虽然已經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我們讀了这些作品，将增加对埃及人民的了解。

編 者

目 次

这滩鲜血是不会干的.....	1
札米利亚·札馬利亚特.....	22
染满血迹的衬衫.....	45
南方的战士.....	59
死亡爐.....	74

这滩鮮血是不会干的

在开罗縱火事件^①发生以后，国王法魯克的走狗开始大肆迫害那些曾参加抗英队的爱国人士，把他們逮捕并监禁起来。当局还暗中監視那些曾参加苏伊士运河地区反英武装斗争的人。

政治警察疲于奔命。他們在住宅、机关、公共场所到处搜查抗英队队员，逮捕后就关进設在沙漠地带的集中营。

-
- ① 1952年1月26日，开罗举行了浩大的反英示威游行，英国帝国主义唆使奸細乘机縱火，企图制造埃及政府不能“維持国内秩序”的借口。在这次縱火中，被烧掉的有英国銀行、大旅館等，也有埃及民主組織的会址和民主人士的住宅。事后美国出面干涉，向埃及提出了关于“終止混乱状态”的特別备忘录。埃及国王法魯克接受了美帝国主义的要求，解散了华夫脫党内閣，任命亲美分子馬赫尔組閣。馬赫尔內閣成立后，宣布全国戒严，并成立了特別軍事法庭，开始大規模逮捕爱国人士，企图鎮压民族解放运动。

我的一位朋友僥幸逃脫了國王密探的魔掌。他離開開羅，逃到很遠的鄉間，躲避密探的迫害。

我很久沒有聽到關於他的消息。直到1952年7月23日武裝政變^①後，我的朋友才又回到開羅，並告訴我如何騙過密探、未被逮捕的經過情形。

我的朋友很年輕，只有二十五歲。他的身材高大、瘦削而挺直；橢圓形的臉，寬額角，尖下巴，還有一雙顯得聰明的大眼睛。他的臉流露出鋼鐵般的意志和堅強的性格；他善於吸引聽眾，抓住聽眾心理，使他們熱烈地談起話來。我的朋友是第一批衝進蘇伊士運河地區和英國人鬥爭的敢死隊的一位隊員，曾參加過最早的反對占領軍的戰鬥。

在他的胸膛中，一顆火熱的愛國心在跳動着。他永遠充滿着決心，並認識到他所獻身的事業是正義的。

我還記得，他在參加抗英隊以前，曾用一種使我不能忘懷的、透入我內心深處的眼光望着我說：

① 在埃及民族解放運動蓬勃發展下，以納賽爾為首的“自由軍官組織”執行委員會在1952年7月23日夜發動革命，推翻了國王法魯克的反動統治。

“我和数百同志将为祖国的独立愉快地献出生命。如果我们的生命能换取神圣的代价——使祖国从帝国主义的枷锁下解放出来，那么我们将会感到幸福……”

“我们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都是占领军在我国所建立的制度下的牺牲者，还有什么事情能阻碍我们献出自己的生命去粉碎占领军呢？”

“我们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在迫害下死去了，受到长期摧残而悲惨地死去了。对于已从酣睡中醒过来了的我们来说，为反对现有制度而战死是光荣的；我们能够勇敢地、愉快地准备牺牲自己，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我静听着朋友的谈话，仿佛听到了集合号声、战鼓声、残酷的厮杀声；我仿佛看到了冒着枪林弹雨穿过战火前进的埃及青年；看到了神色坚定、勇往直前的人们。向英国人进攻的就是这批人，他们既不怕呼啸穿过的子弹，也不怕瞄准他们开火的枪炮。紧紧地包围占领军，并把他们赶下苏伊士运河去的正是这些人。

“这是我们的土地，”为自由而奋斗的战士们

說，“我們不許殖民主義者來踐踏它。我們——而且只有我們——才能支配我們祖國的富源。我們不能容忍帝國主義者來掠奪我們，吮吸我們的血液。”

我的朋友拍一下我的肩膀，我才從美麗的幻想中驚醒過來。

“你在想什麼呀？”他驚奇地問我。顯然，他已覺察到我的想得出神的眼光和奇特的面部表情。

“啊！我的朋友！光明的希望在鼓舞着我呢……”

反英的武裝鬥爭日趨激烈。埃及人民準備不惜任何犧牲來粉碎殖民主義者。

國王法魯克和帝國主義者，被埃及人民這種堅決和頑強的精神吓壞了。國王準備不惜任何代價來鎮壓民族解放運動，他勾結英國間諜，共同製造最卑鄙無恥的挑釁事件——開羅縱火案。在縱火案發生後就宣布全國戒嚴。

我在上面已經說過：我的朋友僥幸逃脫了迫害者的魔掌，在武裝政變後重又回到開羅。在一

个星期前，他告訴我他的一次遭遇。

“我永远不会忘記那个女人的面貌、声音，她为我們所做的事情以及她的死，”他开始談起来了。

“你談的是哪个女人呢？”我問。

“你听着就是了，我会把一切經過情形都告訴你的……当然，你一定知道許多反英武装斗争的事迹。这些为祖国解放而斗争的人們的事迹，可以編成整本的表现人民英勇的书。

“我們只有一个目的——消灭占领軍，把他們赶出埃及……你总会記得我們斗争的开端吧，总会記得我們的第一支抗英队吧……”

……有一次，我們决定袭击离伊斯美里亚①不远的英国兵营。我們共十人，而且都是这个城里的人。

① 伊斯美里亚是苏伊士运河沿岸的城市。在英軍未撤离埃及前，該城市四周遍布着英国占领軍的軍事基地。伊斯美里亚西南二公里的莫阿斯卡尔，曾是英国駐运河軍队的司令部所在地。

在最后制訂夜襲英營的計劃以前，我們必須研究好地形，才能正確地了解兵營的位置。我們当中有三个人自告奮勇在白天到兵營去搜集我們所需要的一切情報，並盡量注意不引起英國人的懷疑。

一清早，這三個偵察員就从伊斯美里亞出發，執行任務去了；而我們却留在旅館里，焦急地等待他們回來。

時間慢慢地捱過，心里不由得七上八下，萬分擔憂。萬一他們被發覺了，捉住了，擊斃了，那又怎麼辦呢……我們並不怕死，只怕在沒有完成本身任務以前就犧牲了。

到了晚上，我們的同志才回來。他們到過兵營，摸清了情況。我們向他們提出了一些問題，他們認為決不能走我們所預定的那條大路去襲擊兵營。因為兵營離伊斯美里亞很遠，而且這條寬闊的大路直通兵營大門口。如果我們走這條路，立刻就會被他們發現，因此我們必須另找一條路。

曾去偵察的一位同志，在紙上草草地畫出了兵營平面圖的輪廓，說明怎樣才能走到兵營去。

于是我們决定設法先到兵营附近的任何一个村子里藏起来,就在那里等到天黑再实现我們的計劃。

刚刚破晓,我們就带着袭击兵营所必需的一切东西,从該城出发了。

中午,我們繞过了兵营。太阳无情地晒着我們,但是它的光芒却比我們心里燃起的火焰微弱得多。最后我們总算走到了第一个村子。我們在村子的外围停下来,向四周了望了一下,发现离我們不远的地方就有一座普通的小民房。我走到小民房的前面,拍着巴掌。从屋子里出来了一位四十来岁的妇人;她穿着黑色的长衣服,头上纏着一条黑头巾。

“欢迎!”她向我們致意說。

“您可以拿点水給我們喝嗎?”我問道。

“馬上就拿給你們喝,孩子們!”

其实我們并不是想喝水,不过是需要借此开始談話而已。那个妇人拿来了一罐水:

“請喝水解渴吧!”

我們喝够了。

“能不能讓我們在这里歇一歇?”我又問。

“請便吧，我會感到高興的！”婦人回答道。她看見我們人多，不知所措地又說了一句：

“不過我沒有毯子，沒有什麼東西給你們墊坐。”

“就這樣吧，我們坐在地上好了，”我說。

我們安頓在房屋的旁邊……我們面前是一片廣闊的田野，頭頂上是高高的蔚藍色的天。

“大概你們餓了。我有干酪、麵包和鹽，我弄點東西給你們吃吧。”

“這太好了，大娘，謝謝你！我們就不客氣了。”

過了一會兒，來了一位青年。他向我們問好後，就走進屋子裡去了。我們正在猜測他是誰，但是女主人立刻和他一道出來了，她說：

“他是我的兒子阿布杜里·卡迭爾。”

我們當中有一個人對他說：

“我們是從城里來的，想在你們這裡歇一下。”

“很歡迎！”他說，“你們不是在英国兵營裡做過工的工人麼？”

“是的，”我們當中另一個人回答說，“在祖國

第一次发出号召后，我們就辞掉了那个工作。”

“我認識那些从兵营里出来的工人。他們当中有許多人曾在我們村子住过……英国人真是罪該万死！我們听說，他們曾把一个埃及工人扔給疯狗咬死，又把另一个工人扔进火爐里烧死。願真主收拾英国人，把我們从他們魔掌里救出来吧！”

阿布杜里·卡迭尔坐在我們旁边，对母亲說：“弄点东西給我們吃吧！”

我考虑着怎样把这个妇人和她的兒子爭取到我們这方面来，怎样在袭击英国兵营上事先取得他們的帮助。

我們中間有人問阿布杜里·卡迭尔在哪里工作。

“我在一个地主家里帮工，”他回答說。

“他就要結婚了，”他的母亲接着补充了一句。

这个青年立刻就眉开眼笑，春风滿面。从他的笑容中我們可以看出，哪怕只是提到邻村的那位农家姑娘，也会使他非常高兴的。

他的母亲开始向我們描述他的未婚妻如何美

丽，并列举她的优点。兒子不时打断她的話。

“讓你說个够吧！大概是除了我以外，任何人都都不結婚。”

“他是我的独子。我原来还有一个女兒，但是她已經死了……我的丈夫早已离开乡村，誰也不知道他現在流落何方，至今生死不明。”

“那就是說，你一有空就要到邻村去看望你的未婚妻，对嗎？”我問这位青年。

“当然罗！”他回答道，“我每隔一天去看她一次。”

他的母亲笑起来了，修正他的話說：

“你說每天一次，那不是更好嗎？”

“你在到她那里去的路上，沒有碰見過英国人嗎？”我問道。

“怎么沒有碰見過！我看見過他們那象猪一样的紅臉……我也屢次碰見過他們的坦克車和汽車。好象他們所踐踏的不是土地，而是爱好自由的人們的心。”

“对呀！我的兒子！”

“几天以前，英国人打死了我的一位朋友，”我